

姚瑞中

老蔣是幽靈，也是現成物

文 | 游歲



藝術家姚瑞中。（攝影／游歲）

姚瑞中最新個展「歷史幽魂」裡要說的故事，全是鬼故事——關於威權時代如何在台灣當代社會顯靈的鬼故事。

曾在國共對峙的冷戰下成長的在地觀眾，可以輕易地在作品中讀出威權時代氛圍。但這裡的閱讀，卻很難具備懷舊所需的情感結構，在姚瑞中給我們的版本裡，「反共復國」與「解放台灣」兩個命題相對，卻又命運相似的歷史大業，被編寫為黑色喜劇。當國旗歌奏起，頭戴紅星帽的解放軍領袖在玉山攻頂成功，「最後，他終於解放了台灣」，姚瑞中幽幽說著。這一切，真的不費力。

來自威權時代的鬼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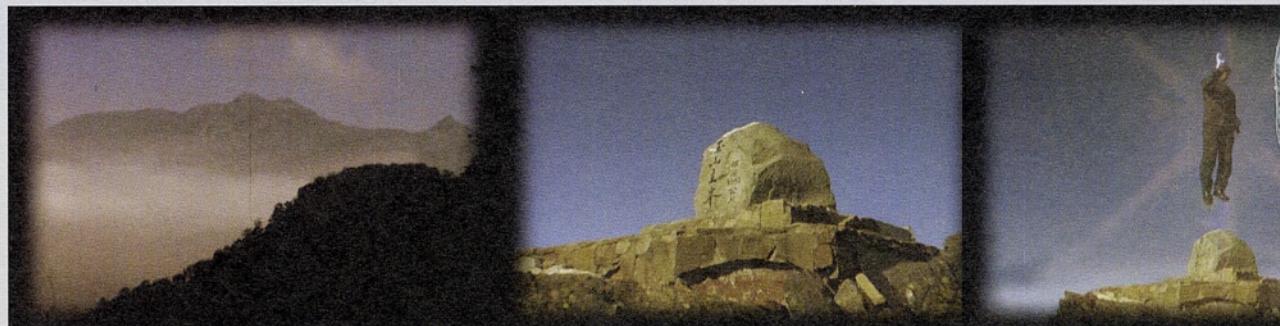
歷史附身、政治顯靈，姚瑞中的鬼故事，其實全是現在發生的事。拿「蔣公」開刀的《歷史幽魂》發表之時，恰好是民進黨政府自2000年上台以來「去蔣化」、「去中國化」、「去黨國化」等意識型態改造工程在2008年政黨輪替危機感迫近下如火如荼進行之時。從早先教科書內容修改、國營單位改名、撤除各地蔣公銅像，到近期的中正紀念堂改名、兩蔣靈寢徹哨等爭議，政客們孜孜不倦於批

判、援引、回溯與清理威權時代的所有遺緒——有時是遺產，有時是遺毒。威權時代並未在解嚴後真正消散，而是幻化為另一種如幽靈般的模樣，纏繞著當前時空。據此，我們很難不把姚瑞中這批新作在此時的出現，視為一個剛好到位的政治寓言。

《玉山飄浮》讓我們憶起另一尊銅像的命運。玉山頂上原有一右任銅像，為1966年國民黨政府所立。1996年，銅像被不明人士偷偷上山給鋸了，掉落在溪谷中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後來改立另一石碑，刻上「玉山主峰」。直至2007年，前228館長葉博文才公開說明，當年鋸銅像的行動，是他與幾位友人所為，理由只為「還我玉山原貌」。

但玉山似乎很難只是以它的原貌示人，隨著1990年代以來本土意識的高漲，幾乎是在鋸銅像事件的同時，另一波打造玉山為國家認同符號的「玉山運動」已順勢展開（註），玉山不只是玉山，也是國家認同的金字招牌。即便于右任那雙「望我大陸」的眼神已消失，玉山仍難以原貌示人。作為台灣最高峰，玉山始終是一個意識型態的戰場。

德希達（Jacques Derrida）曾試圖以「魂在論」（*Hauntology*）取代西方哲學傳統的「本體論」（*Ontology*）。在他的眼中，所有的現世，都必然在精神狀態上與過去產生連繫，歷史以一種如幽靈般若隱若現的方式糾纏著當下與未來。如今，姚瑞中給我們的歷史視域像是另一種台灣在地「魂在論」版本，回應的是困擾兩岸許久的國族主義與威權體制。我們從來就很難跟這些歷史幽魂一刀兩斷，相反的，必須學習與它們共存。



姚瑞中《玉山漂浮》（影像擷取畫面），單頻道錄像，2'28”，2007。（姚瑞中提供）

不只招魂術，還是一份驗屍報告

但這種「歷史招魂術」的說法仍多少流於浪漫，我以為姚瑞中的這些行動影像，並不著力於「詩意的語言」來提煉精神性事物，而是相反地致力在物質性的那一端。我們無法忽略《歷史幽魂》這部在「慈湖雕塑紀念公園」拍攝的影片，所召喚出的另一個現實：

1998年，20尊蔣介石銅像堆放在大溪鎮社區活動中心，在不遠處的鎮長辦公室外儲藏室，還收藏了幾尊。它們全是從各縣市搜羅而來，當時的大溪鎮長正打算弄個「蔣介石雕塑園區」，開始徵求各地閒置的蔣介石銅像。2004年，雕塑園區正式成立，如今裡面已有125尊的「蔣公」。從去年開始，桃園縣觀光行銷處努力打造「兩蔣」成為桃園縣文化代言人，不僅舉辦創意市集，兩蔣創意紀念商品也順勢推出。如今，兩蔣已是文創產業的一環，地方首長甚至預言，慈湖原本一年2億元的觀光產值，在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之後將成長十倍，超越阿里山、日月潭。

《歷史幽魂》像是個菱鏡般，折射出威權時代的幽靈處在當前消費社會中近乎精神分裂的景況：一方面，在官方意識型態下，被神格化的、在書寫上必須抬頭空一格的「蔣公」已不再政治正確，另一方，落難的「蔣介石」卻以旺盛的物質化進程，在台灣當代社會中進行奇蹟似地轉進、流通與堆積。威權時代在台灣，一方面是種摸不著的精神狀態，一方面則是種觸覺性洋溢的現成物。

姚瑞中召喚歷史的方式，是帶我們走訪遺址、廢墟、牌樓、小人國與銅像公園。在他的創作裡，歷史始終以物質世界的型態現身。這個關注，讓姚瑞中對於歷史的翻檢，並不像招魂，反倒像是驗屍，一具接著一具。接續姚瑞中丟給我們的靈感，事情似乎正是如此——歷史不只幻化為幽靈，還如同僵屍般硬生生地堆積。

作為魅影的藝術家

站在這些屍體般的遺跡之前，姚瑞中並不著力於歷史的「有」，而是相反的，書寫歷史激情消散後的那種「空」，他用荒謬、失落與虛無的身體行動來驗證、測量這個「空」。大敘事裡的激情澎湃，到了姚瑞中那裡，完全反高潮。他的歷史驗屍大業以官能力量來進行，身體感洋溢，但裡面總有種隱然的宿命感，以至於跳起來的藝術家看來再怎麼輕盈，都不免有奮力一搏的味道在。

如果這個「奮力一搏的前衛藝術家」，是姚瑞中早先創作裡給我們的形象，那麼，這批行動影像的新作，由於風格的挪用，及更強的扮裝與戲擬意味，使姚瑞中的現身，看來更像是某個身分曖昧的角色，而不只是一位「入鏡的藝術家」那麼簡單。

角色的多義性，在姚瑞中之前的行動影像中是鮮少看見的潛質，但如今看來卻是重要的。在落難蔣公銅像間踢著正步的傢伙，自然可通俗地解讀為由藝術家巧扮下，道成肉身的老蔣幽魂，但我以為這個傢伙透露更多的，其實是一種純粹的神祕。如果爬梳姚瑞中歷年作品，將會發現這個神祕的傢伙其實一直都在：他是軍人、特務、觀光客、狂熱者、異議分子、不明人士、脫得精光的撒尿者，最近則是大總統與解放軍領袖，他時常戴著墨鏡、姿態僵硬、身分不明，如魅影般在逝去的偉大場景中現身。姚瑞中的新作揭露了他自己的身體寓言，曖昧而充滿多義性。

註：1997年起，《新觀念》雜誌社展開「玉山運動」，結合商業、媒體、國家儀典、登山健身、藝文創作等內涵，對玉山進行不同意義的詮釋與實踐。1999年正式成立的「台灣國家山岳協會」也致力營造讓人民認同玉山是「台灣國家第一高峰」的觀念。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，就職大典中亦演奏蕭泰然所作的《玉山頌交響詩》，並配合詩人李敏勇的詩歌朗誦，郵政總局發行的新總統就職紀念郵票上亦以玉山作為背景。參見戴寶村，〈玉山與台灣人的認同歷史〉，2001，網址`www.twhistory.org.tw/20011119.htm`。



姚瑞中《歷史幽魂》（影像擷取畫面），單頻道錄像，2'28"，2007。（姚瑞中提供）